



邵艺辉导演不是上海人，却选择用上海话来诠释《爱情神话》。

民间叙事的情和味

有没有发现，即使并非上海人，曾经长年定居在上海的导演，也喜欢在电影里大量使用上海话？在《繁花》之前，因沪语而出圈的电影，是《爱情神话》，导演邵艺辉曾在上海居住多年；是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，导演程耳也曾上海居住多年。长年浸泡在这座城市之后，他们仿佛认定，只有上海话才能更好地传达出这座城市的气质。

其实不光是中国导演，外国导演到上海来拍电视片，也全程沪语收音——1997年，国际知名纪录片导演、英国独立制片人 Phil Agland 来上海拍摄一部电视片《逝：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》——1999年在英国电视台首播，每集50分钟，一共7集，IMDB上的评分也高达8.2。2007年的时候，导演把电视片素材浓缩成为一部100分钟的长片，后来曾在白玉兰电视节期间于上海公映。

跟《爱情神话》围绕五原路两公里半径不同，《逝》聚焦的是现在上海已经消失的区划：南市区。1997年，上海人口400万，外来人口仅仅8000；1997年，南市区还没并入黄浦；1997年，老城厢二房东家的棉被，是用棉胎、被单和丝绸被面自行缝制而成，每到换季，就是一轮大拆洗。打开这部电影，你也不会怀疑，这就是1997年的上海——无论是毛衣的款式、

女人的大波浪，还是老城厢里弄石库门、旧版百元大钞“青皮蛋”，都在暗示明示时间的烙印。

当然，这部纪录电影里还有一桩凶杀案——苏州河里捞到无头女尸，惊动了刑警803，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。审讯的时候，面对狡诈假装无辜试图抵赖的嫌疑人，文质彬彬的803气得从嘴里往外蹦出一串标准沪骂。漆黑的电影院里，全场观众热烈鼓掌。

既然名字叫 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，除了死，还有爱：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5岁男孩范思愿的故事里，阿拉能透过时光，看穿90年代上海市民的古道热肠——小范一家环境不好，根本拿不出七八万元给他做心脏病手术，1997年的七八万元，

《爱情神话》海报。



《逝》海报。

